

华伦夫人的职业

萧 伯 纳

中央戏剧学院

萧伯纳

华伦夫人的职业

(1894)

潘家洵 译

前 言

萧伯纳 (1856——1950)，英国戏剧家。萧伯纳中学毕业即开始小职员生活并开始文学写作。写过大量艺术评论，并接受了社会主义学说，投身政治运动。19 世纪末开始戏剧创作。192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萧一生共写过 51 部戏剧，是莎士比亚后最伟大的英国戏剧家。他受易卜生影响，大力倡导和创作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新戏剧，并获成功。萧剧作中戏剧冲突主要是思想和信念的冲突，每出戏里几乎都有问题讨论的场景和广泛详尽的舞台提示。萧是一个以宣传自己的思想为本的戏剧家，但他的戏成功更主要来自对人本身的关注，他对妙语警句的爱好和对戏剧语言的成功处理。他的佳作极多，为人们熟悉的主要有：《华伦夫人的职业》、《武器与人》、《康蒂妲难以逆料》、《恺撒与克奥佩特拉》、《人与超人》、《巴巴拉少校》、《苹果车》、《圣女贞德》等。萧大多数剧本都附有长篇序文，篇幅几乎与剧本相等，文中往往借题发挥，对戏剧、艺术、文化、宗教、政治等大问题，阐述自己独到精辟的见解。

华伦夫人未出场，其职业暧昧之处就昭然若揭。华伦夫人的生活圈子主要是男人，有钱而无耻的老男人，没钱而无赖的年轻人。这些人看不起华伦夫人，却像苍蝇一样围着她转。他们背后损她骂她，当面轻薄她，她呢，心里明镜似的，早把这一千人看的一钱不值。这个圈子的男女似乎必以这种方式维持彼此间的平衡和存在。

推动整个剧情往下发展的戏剧冲突来自华伦夫人和女儿薇薇在人生价值观上的不同。薇薇是华伦夫人这块腐朽的土地上生长出的另类的花。这个女孩子有那么股天然的直爽和傲劲，

她和风骚粗俗的母亲华伦夫人背道而驰，华伦夫人靠出卖自尊而跻身其间的那个花花世界她不屑一顾。这对母女很少生活在一起，彼此感情淡漠。华伦夫人并没有耐心像一个良家妇女那样养育孩子，她只是出于动物本能要养一个孩子防老。她还有一种母性本能，自己受过的苦，不要让女儿再受。她希望女儿活得有钱轻松和体面，于她，这也是一项长线投资。为此她让女儿受最好的教育，让女儿像一个真正的小姐一样成长。华伦夫人也因此培养出一生最大的敌人。当华伦夫人试图将女儿引进她设计好的生活轨道时，母女冲突开始。薇薇激烈指责母亲不检点。她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在一种真正高贵的环境里成长。华伦夫人在愤怒之下，卸下苦心在女儿面前维持的体面女人的伪装，直白她自己走上卖淫及当妓院老鸨的社会原因，她的话很有力量，她不如此，她不仅不可能让女儿受高等教育，把她培养成一个白璧无瑕的好女人，简直连养活她都成问题。华伦夫人以一种敢做敢当的女丈夫气魄赢得并不迂腐的女儿敬佩之心，薇薇对母亲表示出一种敬佩之情，她甚至夸华伦夫人是英国人谁都比不上的有魄力的了不起的女人。两人前所未有的亲密。剧情至此峰回路转。但华伦夫人的坦率并不彻底，她只说了历史，却将现实隐藏了起来，她把当前的自己依然装扮成良家妇女。当那个讨厌的老男人克罗夫在向薇薇求婚不成揭穿华伦夫人仍在开妓院的现状时，薇薇对母亲彻底失望，并认识到花这种不干净钱的自己与母亲是同谋犯。她决定离开华伦夫人，自谋生路。

本剧是萧伯纳用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对卖淫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的剖析。萧伯纳并不想写一出感伤的情节剧，而是作为一种戏剧形式的说教和对于一种社会善与罪恶的揭露。华伦夫人不是作为反派角色表现的，萧既不抨击她，也不为她辩护，萧说剧中的恶人是社会，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分担社会罪恶的一部分。

本剧写于19世纪末，曾引起舆论大哗。检查机关拒绝接受，

使它八年未能上演，直到1902年才私下演了两场，媒体称之为“道德上的堕落”，并认为“已经达到了下流的舞台演出的极限”。在英国，该剧禁演令直到1925年才取消。

一位英国评论家说，本剧是世界上第一个让那些体面的观众产生罪恶感，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坐下去直到终场的话剧。

第一幕

[在塞吕州的海西尔米地方偏南，一座小山的东坡上，有个带茅屋的小花园。那时正是夏天下午。从山下望上去，只见茅屋偏在花园的左角里。屋顶和门廊都是茅草铺盖的，门廊左边有一扇大格子窗。除了右首一扇矮门之外，整个花园都用栅栏围起来。栅栏外头一片荒地顺着山坡斜升上去，直到山顶。几把折叠的帆布椅子靠在门廊里侧的长椅上。一两女自行车靠在窗外墙沿上。在门廊略偏右的地方，一只吊床挂在两根柱子上。地上插着一把大帆布伞，不让太阳照在吊床上。床上歪着个年轻女人，正在看书作笔记。她头冲着茅屋，脚冲着栅栏门。吊床前，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张家常椅子，椅子上放着一堆看样子很正经的书和一叠稿纸。

[一个男人走过荒地，从茅屋后头转出来。看上去他像个上流人，岁数至多是中年，风度有点像艺术家，身上服装不随俗，可是一点儿不马虎，上嘴唇有一撮小胡子，脸上刮得挺干净，态度诚恳和蔼，一副容易亲近、善于体贴的样子。光亮的黑头发杂着几丝儿灰的和白的。白眉毛，小黑胡子。他好像认不清道儿，从栅栏上头往里看，仔细打量这地方，看见了那年轻女人。

男客 （脱帽）对不起，请问上哈因海地——上爱力森太太的家怎么走？

年轻女人 （眼睛从书上抬起来）这儿就是爱力森太太家。（说完话又低头看书写字。）

男客 哦！那么——请问你是不是薇薇·华伦小姐？

年轻女人 （支着胳膊肘儿转身细瞧，毫不客气）是。

男客 （气馁而和顺）恐怕我太冒昧了。我的名字叫普瑞德。

（薇薇马上把手里的书往椅子上一扔，从吊床上跳下来）
喔，别让我打搅你，你躺着吧。

薇薇 （大步跨过去，给他开栅栏门）请进，普瑞德先生。（他走进栅栏门）欢迎。（她伸手把他的手使劲一捏。她是英国中等社会中，聪明能干、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子的代表。年纪二十二岁。敏捷果敢，沉着自信。服装老老实实，可是式样并不难看。腰带上有一根链条，链条上挂着一串零碎东西，其中有一支自来水笔和一把裁纸小刀。）

普瑞德 谢谢你，华伦小姐。（她砰的一声使劲把栅栏门关上。他走到园子当中，活动活动手指头，因为刚才被她一捏有点发麻）你母亲来了没有？

薇薇 （显然嗅出有人向她进攻，急速地）她要来吗？

普瑞德 （诧异）你不知道我们要来吗？

薇薇 不知道。

普瑞德 哎呀，是不是我记错了日子。这是我常有的事。你母亲这么安排的：她从伦敦下乡，叫我从霍修来跟你见面。

薇薇 （很不高兴）真的吗？哼！我母亲使猝不及防的手法——她想看看我不跟她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过日子。要是我的事她预先不跟我商量，就自己做主张，那么早晚有一天我也要回敬她一个猝不及防。她没来。

普瑞德 （局促不安）真对不起。

薇薇 （摆脱不高兴的神气）普瑞德先生，这不能怪你，是不是？并且你来了我很高兴。在我母亲的朋友里头，我叫她带来见我的只有你一个。

普瑞德 （把心放下，高兴起来）喔，华伦小姐，谢谢你一片好意！

薇薇 你愿意上里头去，还是坐在外头说话儿？

普瑞德 外头好些，你说是不是？

薇薇 那么，我去给你搬张椅子来。（她到门廊里搬帆布椅。）

普瑞德 （跟过去）喔，对不起，对不起，我自己搬。（双手按在椅子上。）

薇薇 （让他自己搬）小心手指头，那几把椅子不大好伺候。

（她走到堆书的那张椅子边，把书都扔在吊床上，一甩手把椅子提过来。）

普瑞德 （刚把帆布椅打开）喔，让我坐那张硬椅子！我喜欢坐硬椅子。

薇薇 我也喜欢坐硬椅子。坐下，普瑞德先生。（她用温和的命令口气叫她坐下，她觉得他的殷勤小心正是他性情软弱的表现。可是他并不马上坐下。）

普瑞德 喂！咱们上车站去接你母亲，好不好？

薇薇 （冷冰冰）为什么？她认识道儿。

普瑞德 （狼狈）嗯，嗯，她大概认识。（坐下）

薇薇 你知道不知道，你正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我希望你愿意跟我交朋友。

普瑞德 （又高兴起来）谢谢，亲爱的华伦小姐，谢谢你。哎呀，我真高兴，你母亲没把你教坏了！

薇薇 什么叫教坏了？

普瑞德 没把你教得太拘谨、太守旧。华伦小姐，你要知道，我生来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恨权威。权威会伤害亲骨肉之间的感情，甚至于会伤害母女的感情。从前我老担心，怕她用权威把你管教得过于拘谨，现在我知道没有，才放下了心。

薇薇 哦！难道我有什么放荡不羁的举动吗？

普瑞德 哦，没有，没有，至少不是传统的放荡不羁。（她点点头，坐下。他接着说下去，感情勃发）可是你说愿意跟我交朋友，真是太好了！你们这批现代女青年真是了不

起——实在了不起！

薇薇（怀疑）唔？（仔细观察他的见识和性格，露出失望的心情。）

普瑞德 我在你这年纪的时候，年轻男女互相害怕，没有友谊，没有真情，只有从小说里学来的一套极其庸俗虚伪的讨好奉承。女人沉默！男人殷勤！心里说是，嘴里说非！苦死了脸皮薄的老实人。

薇薇 不错，我想这真是白糟蹋时间——女人的时间糟蹋得更多。

普瑞德 喔，白糟蹋生命，白糟蹋一切东西。可是现在事情进步了。你知道不知道，自从你在剑桥大学得到那样优良的成绩之后——这种事我年轻时候没听说过——我老急着想跟你见面。你考了甲等第三名，真是十分难得。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考甲等第一名的人总是些空想的、头脑不正常的家伙，事情在他们手里总要搞出了毛病才肯罢休。

薇薇 这是不上算的事。为那么几个钱，下回我不干了。

普瑞德（吃惊）为那么几个钱！

薇薇 我是为了五十镑。

普瑞德 五十镑！

薇薇 不错，五十镑。也许你不知道这事的底细。我在牛纳^①的导师雷森夫人跟我母亲说，要是我肯认真参加数学考试，一定可以出人头地。当时报纸上登满了费利巴·塞墨斯的成绩超过甲等第一名考生的新闻。不用说，你一定还记得。

普瑞德（使劲摇头）!!!

薇薇 不管记得不记得，反正她的成绩确是非常好。我母亲觉得我应该像塞墨斯一样，她才高兴。我老实回答母亲，

^① 牛纳是剑桥大学一个女子学院。

既然我将来不打算教书，就犯不上下这番苦功。可是我说，要是她答应给我五十英镑，我倒愿意争取考个第四、第五名。她抱怨了几句话也就答应了。没想到我的成绩竟超过了预料的等级。可是为了五十镑，下回我可不干了。二百镑还差不多。

普瑞德 （非常扫兴）天啊！这是个很实际的想法。

薇薇 难道你以为我是个不讲实际的人吗？

普瑞德 可是实际的想法是，不但应该考虑在这些荣誉上头花费的功夫，并且也应该考虑这些荣誉给你的修养。

薇薇 修养！普瑞德先生，你可知道这种数学试验是怎么回事？没有别的，此外什么也别干。人家为我懂科学，其实除了科学里的数学，别的我什么也不懂。我会给工程师、电气工程师、保险公司做计算的事情，可是我对于工程、电学、保险几乎一窍不通。我甚至连算术都不大精通。除了搞数学、打网球、吃饭、睡觉、骑自行车、散步，我是个无知无识的野蛮人，我的无知无识的程度还超过一个没参加过数学考试的女人。

普瑞德 （起反感）好一个荒唐、恶劣、害人的制度！我早知道！我现在真觉得这种制度是要把妇女的一切美丽品质全给摧毁了。

薇薇 我反对这制度，绝不是因为这个理由。我告诉你，将来我还要利用它呢。

普瑞德 呸！怎么利用？

薇薇 将来我要到伦敦法律事务所去做事，做些保险统计和财产让渡的工作。我借此学点法律，同时留意证券交易所的情形。我母亲以为我到乡下来是为过假期，其实我是一个人来读法律的。我最不喜欢过假期。

普瑞德 我听了你这话有点寒心。难道你就不要生活里有些浪漫和美丽的东西吗？

薇薇 老实告诉你，这两种东西我都不稀罕。

普瑞德 不见得吧。

薇薇 喔，真的，我不撒谎。我喜欢工作，喜欢工作之后得到报酬。工作累了的时候，我喜欢坐在一张舒服椅子上，抽一支雪茄烟，喝一杯威士忌酒，看一本好侦探小说。

普瑞德 （站起来，狠命否认）我不信。我是个艺术家，我不信你的话，我绝不相信。你说这话无非是因为你还没发现艺术可以给你开辟的新奇世界。

薇薇 我已经发现了。去年五月间我到伦敦去，跟婀娜吕阿·富雷泽在一起住了六个星期。妈妈以为我们俩是在各处游览，其实我每天都在法院巷婀娜吕阿法律事务所里工作，给她做保险统计，像个小徒弟似的尽量帮她干活。到了晚上，我们抽抽烟，聊聊天，除了散步运动之外从来不出门。我生平没过过那么快活的日子。我用赚来的钱付清了自己的一切开销，同时没缴任何手续费就参加了这个行业。

普瑞德 哎呀，天啊，华伦小姐，你这就算发现艺术了吗？

薇薇 别忙。还没开头呢。有一次费慈约翰路有几个搞艺术的朋友邀我上她们那儿去，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在牛纳的同学。她们先带我参观国立美术馆——

普瑞德 （点头赞成）好！（他坐下，松了口气）

薇薇 （接着说下去）——再上歌剧院——

普瑞德 （越发满意）好！

薇薇 ——还到了一个音乐会，整晚演奏的都是贝多芬，华格纳这批人的音乐^①。无论给我多少钱，那种日子我不想再过第二回了。为了不好意思得罪朋友，我勉强敷衍到第三天，那时候我老实不客气告诉她们说，我再也受不了啦，我就跑回法院巷去了。现在你该明白我是怎么个

^① 贝多芬（1770——1827）和华格纳（1813——1883）都是德国著名作曲家。

时髦年轻女人了。你说像我这么个人能不能跟我母亲合得来？

普瑞德 （吃惊）我希望——嗯——

薇薇 我不想听你的希望，我想听你的意见。

普瑞德 嗯，说老实话，恐怕你母亲不免会有点儿失望。要知道并不是你有什么缺点，我不是这意思。可是你这人跟她的理想相差太远了。

薇薇 她的什么？

普瑞德 她的理想。

薇薇 你是不是说她理想中的我？

普瑞德 对了。

薇薇 她理想中的我是怎么个样子？

普瑞德 华伦小姐，我想你一定看得出，对于自己小时候的教育不满意的人，往往以为要是别人受的教育不跟自己一样，这世界就可以好起来了。你母亲的一生——嗯——我想你大概知道——

薇薇 别说大概不大概。我母亲的事我几乎一点儿都不知道。从小我就在英国，从小学到大学都是住在学校，再不就是跟花钱雇来照管我的人在一块儿住。我一生都在外头寄宿。我母亲不是在布鲁塞尔^①就是在维也纳^②，从来不许我去看她。有时候她到英国来住几天，我才见着她。我也不抱怨，因为我的日子过得很快活，人家待我都很好，钱也总够花。可是你别以为我知道我母亲什么事。我比你知得少得多。

普瑞德 （非常局促不安）这么说起来——（把话咽住，不知该怎么说下去。随后勉强装出欢笑的样子）咱们说的都是些废话！不用说，你跟你母亲一定合得来。（站起来，

① 布鲁塞尔是比利时首都。

② 维也纳是奥地利首都。

瞧瞧外头的景致)你们这小地方真美!

薇薇 (不理睬)普瑞德先生,题目换得太快了。为什么我母亲的历史谈不得?

普瑞德 哦,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便背着我老朋友跟她女儿谈她的历史,这岂不也是人之常情吗?等她来了,你有的是机会跟她细谈。

薇薇 不,她也不愿意谈这件事。(站起来)我知道,你瞒着我不肯说,其中一定有道理。普瑞德先生,你就记着这一句话:我母亲知道了我在法院巷干的事,我们母女难免有一场恶战。

普瑞德 (发愁)恐怕难免。

薇薇 在这场恶战里,我一定能得胜,因为我只要有一笔上伦敦的路费就行了,第二天我就去帮婀娜吕阿办事,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再说,我没什么要瞒人的事,可是我母亲好像倒有,到了不得已的时候我可以拿这个压她一下子。

普瑞德 (大吃一惊)哦,使不得!千万别这么办。

薇薇 那么,你得把理由告诉我。

普瑞德 理由我实在不能告诉你。我求你慈悲一点儿吧。(她看他说得可怜,有点好笑)再说,我怕你太莽撞。你母亲生起气来是不容易对付的。

薇薇 普瑞德先生,你吓唬不了我。在法院巷那一个月里,我曾经领教过一两个很像我母亲的女人。你放心,我准能打胜仗。可是,要是我因为情形隔膜做出了一些过火的举动,记着,你得负责任,因为你不肯跟我说老实话。现在咱们不谈这事了。(她把自己的椅子,还像刚才似的,提起来使劲一甩,搬到吊床旁边。)

普瑞德 (狠心一咬牙)我再说一句话,华伦小姐。我还是把实话告诉你吧。话真难出口,可是——

[华伦夫人和乔治·克罗夫爵士已经到了大门口。华伦夫人是个

约莫四五十岁的女人，年轻时候很漂亮。她头上戴着一顶光彩夺目的帽子，一件颜色鲜艳的紧身罩衫，配着两只极时髦的袖子。看上去，她这人有点娇养任性，喜欢压人，并且非常俗气，可是整个儿说来，她是个容易接近、相当体面的老练女光棍。

[克罗夫是个结结实实的高个子，年纪五十左右，穿得很时髦，像年轻人一样。鼻音很重，说话声音有点嘶嘶沙沙的，不像一个大个子嗓门儿。脸上刮得挺干净，一张阔嘴巴，两只大扁耳朵，一根粗脖子。表面像个上等人，实质上是个城市商人、运动家、高等游民中最粗鄙的典型。

薇薇 他们来了。（他们走进花园时她迎上前去）妈，你好？普瑞德先生在这儿等了你半个钟头了。

华伦夫人 普瑞德，要是你等了我半个钟头，那得埋怨你自己，我以为你总该想得到我坐的是三点十分的火车。薇薇，戴上帽子，宝贝，别上太阳晒坏了。哦，我忘记给你们介绍了。这是乔治·克罗夫爵士——这是我的小薇薇。

[克罗夫恭恭敬敬走到薇薇面前。她点点头，可是没有想跟他拉手的意思。

克罗夫 这位小姐我闻名已久，是我老朋友的令媛，我可以跟你拉手吗？

薇薇 （正在上上下下仔细打量他）随你的便。（她接着他那只亲亲热热递过来的手，使劲一捏，捏得他两眼齐睁，随后转过身去，问她母亲）你们还是进去呢，还是我再搬两张椅子出来？（她走进门廊搬椅子。）

华伦夫人 乔治，你觉得我女儿怎么样？

克罗夫 （愁眉苦脸）她的手腕子劲头儿真不小。普瑞德，你跟她拉过手没有？

普瑞德 拉过：一会儿就不疼了。

克罗夫 但愿如此。（薇薇拿着两张椅子又出来了。他赶紧过去帮忙）我来，我来。

华伦夫人 （拿出做母亲的口气）宝贝，让乔治爵士帮你搬椅子！

薇薇 （把两张椅子往他怀里一扔）拿去。（她拍拍手上的土，转过来向华伦夫人）你喝茶不喝？

华伦夫人 （坐在普瑞德刚才的椅子上扇扇子）我快渴死了。

薇薇 我去张罗。（她走进茅屋。）

[乔治爵士到这时候才好不容易打开一张椅子，把它安放在华伦夫人的左边。他把另外那张椅子扔到草地上，自己坐下，嘴咬着手杖的把儿，垂头丧气，样子很可笑。普瑞德还是心神不定，在他们右边来回走动。]

华伦夫人 （向普瑞德，眼睛瞧着克罗夫）普瑞蒂，你瞧他：他挺高兴，是不是？这三年里头他死缠着我，要我带他见见我这小女儿。现在我带他来了，他又不好意思起来了。（干脆）喂！坐好，乔治！别把手杖叼在嘴里！（克罗夫勉强依从。）

普瑞德 我觉得——要是你不见怪的话——最好咱们别再把她当小女孩子看待了。你看，她已经很了不起了。据我观察，我不敢说她一定不比咱们更老练。

华伦夫人 （觉得非常好笑）你听他说的是什麼，乔治！比咱们都老练！哼，她用一套自吹自擂的话把你灌迷糊了吧。

普瑞德 可是年轻人最不喜欢别人把他们当小孩子看待。

华伦夫人 是啊！这些年轻人真该好好儿教训教训。你少管闲事。普瑞德，我会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普瑞德一本正经把头一摇，背着两只手向花园后面走过去。华伦夫人假装好笑，可是她瞧着他的背影，自己脸上分明有些担心的神气。过了会儿，她低声向克罗夫）你看他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副神气？

克罗夫 （不高兴）你怕普瑞德。

华伦夫人 你说什麼！我怕普瑞德那家伙！哼，苍蝇都不会怕他。

克罗夫 你是怕他。

华伦夫人（发脾气）少管闲事，别打算在我面前发你那臭脾气。反正我不怕你。要是你这么讨厌，你还是回家去吧。

（她一赌气站起来，转过脸去把背朝着他，不想正好跟普瑞德打了个照面）喂，普瑞德，刚才你说那句话，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你怕我欺负她。

普瑞德 喔，凯蒂^①，你当我生气了吗？没有的事，别多心。可是有时候你没注意到的事儿我倒看出来。虽然你从来不听我的话，可是事情过去之后，有时候你也承认不该不听我的话。

华伦夫人 现在你又看出什么来了？

普瑞德 没什么别的，只是我觉得薇薇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女人了。凯蒂，你得竭力尊重她才是。

华伦夫人（真吃一惊）尊重！尊重我自己的女儿！我还有什么话，请说！

薇薇（站在茅屋门口叫华伦夫人）妈妈，你上我屋里坐坐再喝茶，好不好？

华伦夫人 好，宝贝。（她看着普瑞德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放声大笑，同时向门廊走去。在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她在他脸上轻轻拍了一下）别生气，普瑞德。（她跟着薇薇走进茅屋。）

克罗夫（偷偷地）喂，普瑞德。

普瑞德 什么事？

克罗夫 我想问你一句不很平常的话。

普瑞德 尽管问。（他坐在华伦夫人的椅子上，靠近克罗夫。）

克罗夫 对。要不然，她们在窗口也许听得见。我问你：凯蒂有没有跟你说过那女孩子的父亲是谁？

普瑞德 没说过。

① 凯蒂是华伦夫人的名字。

克罗夫 你有没有猜想是谁？

普瑞德 也没有。

克罗夫 （不信他的话）当然我也知道，即使她跟你说过什么，你也不肯告诉别人。可是往后咱们天天得跟这孩子见面，要是不知道她父亲是谁，未免有点别扭。咱们不知道怎么对待她才好。

普瑞德 那有什么关系？她本人怎么样，咱们就怎么对待她。她父亲是谁，跟咱们什么相干？

克罗夫 （起疑）这么说，你知道她父亲是谁？

普瑞德 （有点生气）我刚说过不知道。你没听见吗？

克罗夫 喂，普瑞德。我求你特别帮个忙。要是你真知道的话——（普瑞德正要张嘴驳他）——我不过想说，要是你知道的话，你说了好让我对她放下心。不瞒你说，我已经有点儿着迷了。

普瑞德 （正言厉色）这话什么意思？

克罗夫 别着急，我没什么坏意思。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嗯，说不定我就是她爸爸。

普瑞德 你！没有的事！

克罗夫 （趁势追问）你准知道我不是吗？

普瑞德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地不知道。可是说正经的，克罗夫，这不成问题。她一点儿都不像你。

克罗夫 要说像不像，我也看不出她有像她母亲的地方。她不见得是你的女儿吧？

普瑞德 （气得站起来）什么话，克罗夫！

克罗夫 用不着生气，普瑞德。两个通达世情的人谈谈这个没什么关系。

普瑞德 （用力把气压下去，沉静郑重地说）克罗夫，你听我说。（又坐下）我跟华伦夫人那一方面的生活没关系，一向没关系。她从来没跟我谈过那些事。当然我也从来不提。你应该体会到，一个美貌女子必须有几个跟她一